

由織物探索生活的多元面貌—— 談故宮南院亞洲織品展

■ 杜士宜

亞洲織品服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以下簡稱故宮南院）的特色典藏，並以常設展覽的形式長期展出。由於織品材質敏感脆弱，每展示三個月就須全面更換，如此高頻率的換展原本是出於文物保存之考量，但也確保了觀眾能夠經常欣賞到不同展品。本次故宮南院織品常設展全面更新（圖 1），延續以「包羅萬象」為主題，自 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4 年 6 月 16 日，分為兩檔展出，本文將介紹各單元內容及重要展件，引領觀眾一窺繽紛多元的亞洲織物文化。

歷來討論人類文化的內涵，經常包含物質、社群、精神三個層次，本次展覽參照此架構也分為三個主題：第一單元「包覆與盛物」，藉由衣著、家飾¹與袋子等展件，凸顯織品作為物質的實用功能——遮蔽、保護與提供舒適，是人類適應環境與生存所不可或缺。第二單元「裝飾與辨識」，討論織品服飾在社會關係中的角色，以及人們如何透過它們來表達自身的群體認同。第三單元「護佑與祝福」，則專注於織物在精神層面被賦予的象徵意義與力量，而人們又是如何從中尋得支持與慰藉。本次展覽期待透過上述三個主題，讓觀眾更深刻地認識織品服飾的多元面貌與功能，以及它們與人類生活的緊密關係。

焦點展件

觀眾走進展覽現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型挑高的焦點展櫃，展示來自中國北方的美麗地毯。（圖 2）第一檔為明代的〈雙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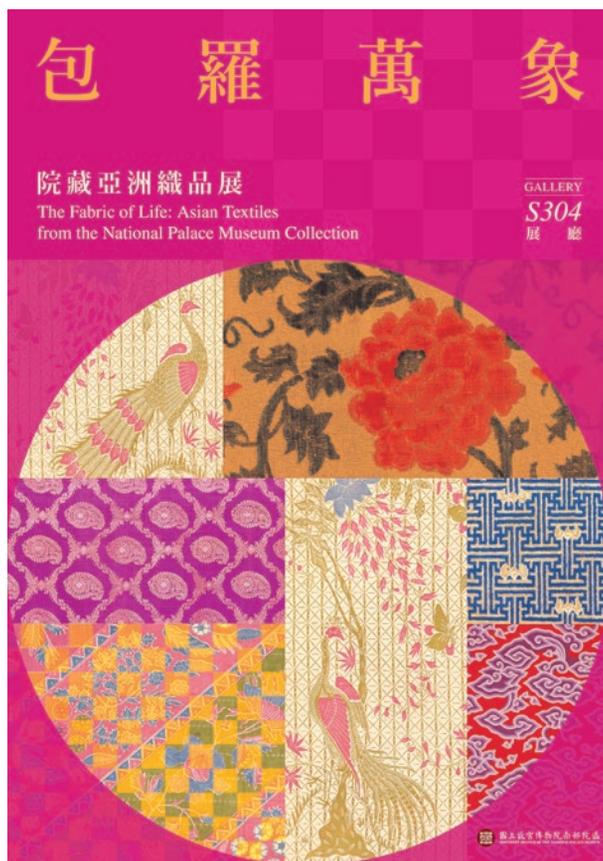


圖 1 「包羅萬象——院藏亞洲織品展」新版主視覺 南院處提供

戲球紋毯〉（圖3）是一件長約3公尺、寬近2公尺的長方形栽絨毯，基底結構以米白色棉線織成，起絨材料為彩色羊毛線，以手工扣結的方式固定在毯基上並形成圖案。地毯中心的裝飾主題為雙獅戲球，呈現兩隻身姿靈動、彼此回望的獅子，口啣飄帶，共同滾玩一顆繡球，象徵著多子多福、榮華富貴。獅子四周點綴了雜寶紋、如意雲紋、花卉紋，地毯邊緣還有多道框形裝飾，包括幾何紋、纏枝牡丹紋、卍字不斷紋等吉祥圖案。

第二檔則呈現清代的〈萬福草龍紋毯〉（圖4），同樣是一件棉底羊毛栽絨地毯，毯面設計以卍字錦紋為底，上方疊加了成列的蝙蝠

圖案，諧音為「萬福」。在中央的開光區域內，裝飾有造型優美的草龍團紋，四角也各有一草龍紋，代表著祥瑞與富貴。地毯邊緣有著細緻的帶狀框飾，內側是由八角形、正方形與花卉組成的錦紋，外側則是卍字不斷紋，皆具有吉祥美好的寓意。²

作為揭開展覽序幕的焦點展件，這兩件栽絨地毯很適切地說明了本次展覽的三個主題：在物質層面，反映出中國北方日夜溫差大且冬季寒冷，人們發展手工織造羊毛絨毯的技術傳統，將其鋪蓋在地板、臺座或炕床表面，使得室內空間更加溫暖舒適。在實用功能之外，這類工藝精湛、裝飾華美的地毯，由於造價昂貴



圖2 揭開展覽序幕的焦點展櫃 南院處提供



圖 3 明 16~17 世紀 雙獅戲球紋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01



圖 4 清 18 世紀 萬福草龍紋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399



圖 5 20 世紀 印尼 / 爪哇 雲紋裙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516

且產量稀少，能夠彰顯擁有者的高貴地位與傲人財富。而毯面上精心安排的裝飾圖案，不僅是藝術美感的表現，人們也相信其中蘊含的吉祥寓意，將能為生活帶來好運與祝福。

包覆與盛物

一、包裹身體——作為服飾的織品

自古迄今人們使用各種纖維材料製成織品服飾，能夠遮蔽身體、提供保護、調節溫度，也能滿足舒適的需求。而居住在不同地區的群

體，則根據其氣候、資源、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各自發展出獨特的服裝風格。位於東南亞的印尼，常見以形式簡單的長方形布料包覆下身，再捲摺固定在腰際，既方便穿著又通風涼爽。本次展出來自爪哇島北部的棉質裙布與筒裙（或稱紗籠），即屬於這類以布料圍裹身體的服裝。當地擅長蠟染工藝（batik），透過反覆塗蠟防染與浸染上色的程序，能為這些樣式單純的衣著創造出千變萬化的圖案，例如〈雲紋裙布〉（圖 5）上宛若堅硬岩石的雲朵紋樣，造型簡潔生動，

色彩明亮鮮艷，是海港城市井里汶（Cirebon）頗具代表性的設計。另一件〈孔雀花鳥紋筒裙〉（圖6）呈現佇立於花園中的優雅孔雀，四周環繞著飛鳥與蝴蝶，搭配裙頭的彩色斜紋與花草裝飾，反映出印尼與來自歐洲及亞洲多元族群

交流下的新穎風格。³

在印度半島西北部的乾旱區域，居住著許多游牧與半游牧族群，他們的傳統服飾主要為剪裁服裝，包括衣、裙、褲等，其顯著特色是色彩鮮豔、紋樣豐富，並習慣以大量刺繡進行



圖6 20世紀 印尼 / 爪哇 孔雀花鳥紋筒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390



圖8 20世紀 印度 花卉紋長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810



圖7 20世紀 巴基斯坦 幾何紋禮長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879



圖 9 18 ~ 19 世紀 印度 花卉紋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002

裝飾，尤其喜好將玻璃鏡板、金屬亮片等材質縫綴於織物表面，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格外耀眼。院藏來自巴基斯坦東南部信德省（Sindh）的〈幾何紋婚禮長衣〉（圖 7），是羅哈那族（Lohana）的女性婚服，以各種顏色的絲質布料拼接而成，並運用色線、金屬線、鏡子、亮片等材料，繡滿了極為繁複的幾何圖案。當新娘穿上這類長度及膝的婚服時，下身會搭配褲子，頭與肩部則覆蓋大型披巾。另一件〈花卉紋長裙〉（圖 8）來自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喀奇地區（Kutch），是在黃色絲質布料上，以色線與鏡子繡上排列整齊的圓形花朵圖案，裙子下緣

的帶狀裝飾內，也繡滿精緻的花鳥紋，當地婦女穿著這類長裙時，通常搭配短上衣與頭巾。⁴

二、覆蓋空間——作為家飾的織品

生活周遭隨處可見織物的身影——地毯、桌巾、寢具、窗簾、掛飾等等，這些家飾用品巧妙融入人們的日常空間，不僅使環境更加舒適與美觀，也能營造出獨特的氛圍與意義。本次展出十八至十九世紀印度東南部科羅曼德海岸地區（Coromandel Coast）外銷歐洲市場的大型花卉紋布（圖 9），這件作品是以天然染料搭配媒染劑、手工繪染或蓋印而成的棉質布料（kalamkari），中心設計有一個圓形花環，上下

環繞了捲曲的枝葉與盛開的花朵。當時這類織品大量外銷至歐洲地區，或居住於亞洲的歐裔社群，主要作為床罩或掛飾使用，能為居家增添豐饒意象與異國情調。⁵十九世紀居住於中亞地區的人們，同樣喜愛以繽紛的織物來妝點生活，院藏來自烏茲別克的〈幾何紋掛飾〉（圖 10），使用當地生產的高級織物伊卡（ikat），製作時

須先依照圖案設計將紗線反覆紮緊及染色，後續再織成布料。這件絲棉交織的掛飾有著斑斕的色彩，搭配粗獷大膽的紋樣，能為泥磚屋牆或帳篷內部帶來活潑美麗的氣息。⁶

居家生活空間需要織品來美化，禮儀場合也經常有賴它們協助營造氣氛。來自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方形蓋巾（圖 11），是當地女性的嫁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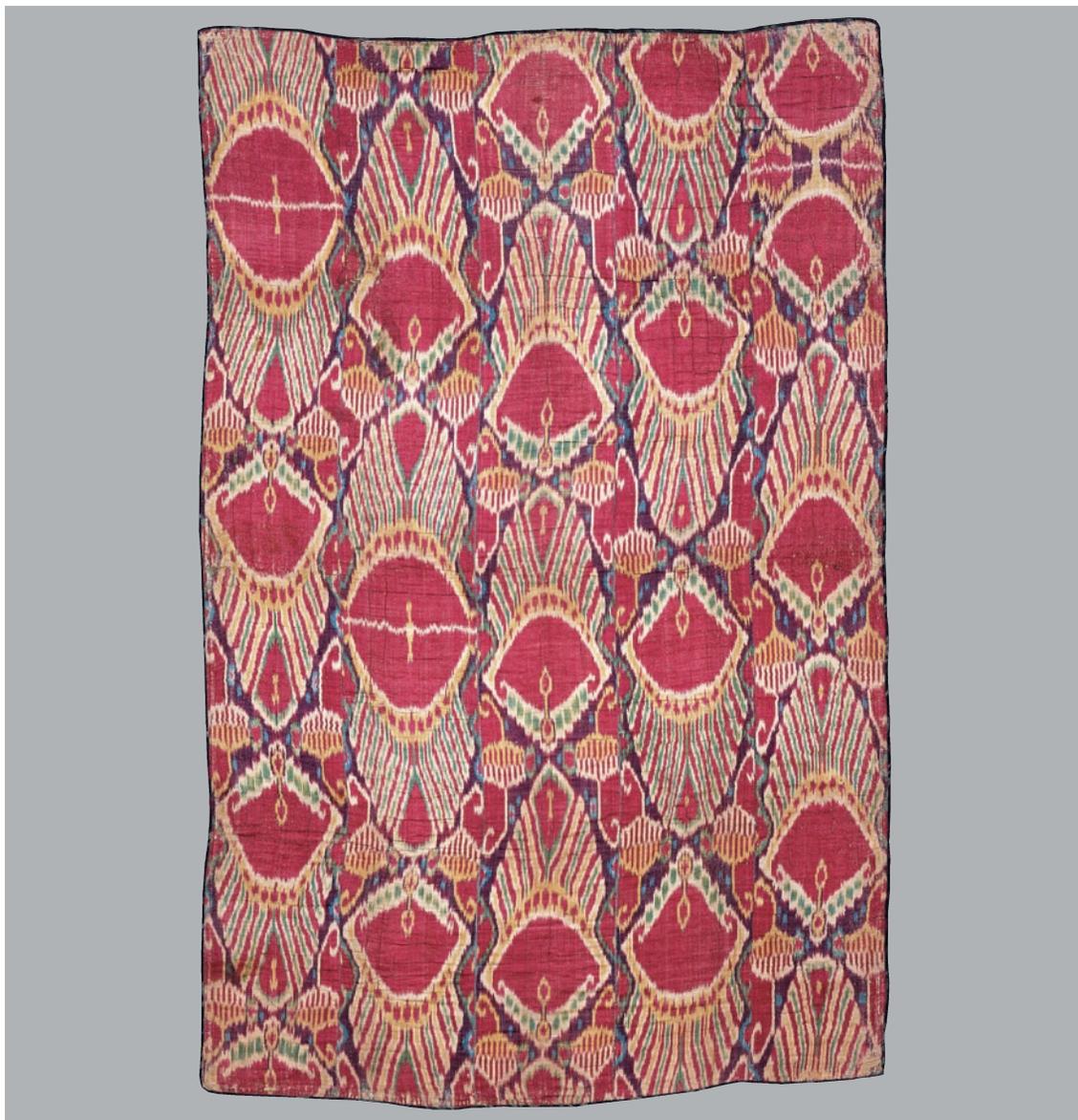


圖 10 19 世紀 烏茲別克 幾何紋掛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364



圖 11 20 世紀 巴基斯坦 幾何紋嫁妝蓋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769

織品，通常用來覆蓋婚禮儀式中的食物大盤，能襯托出新婚的喜慶氛圍。這件蓋巾是在紅色棉布上，以多彩絲線與小鏡板繡滿了幾何圖案，過程中須仔細計算布料上的經緯線數量，並從紋樣背面精準落針、運用緞面繡技法完成各種設計，相當考驗刺繡者的眼力、計算能力，以及對於幾何

造型的知識。值得一提的是，這件嫁妝蓋巾裝飾有許多幾何化的孔雀圖案，孔雀在當地被視為高貴而神聖的鳥類，是美德、藝術與神性的化身，成對出現的孔雀紋通常象徵著新婚夫妻與他們受到祝福的婚姻。⁷



圖 12 20 世紀 印尼 / 帝汶 幾何紋檳榔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32



圖 13 20 世紀 印尼 / 帝汶 幾何紋檳榔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36

三、盛裝物品——作為容器的織品

織物具有延展性與耐用特質，經常被製成收納袋，可保護物品免受磨損與碰撞，也方便隨身攜帶。隨著配戴者的身分地位、使用場合、盛裝品項不同，各種袋子在材質、形制、裝飾與功能上也存在差異。例如在東南亞地區，咀嚼檳榔有著悠久歷史，人們將檳榔果搭配荖葉

及石灰一起使用，是一種輕微的興奮劑，兼具休閒、社交與禮儀功能。不論是招待親友、商討政事、祭拜神靈，或是締結婚約，互相分享檳榔被視為友好與敬意的表現，許多群體也有隨身佩戴小袋子以盛裝檳榔的習慣。印尼帝汶島的檳榔袋（aluk）（圖 12、13）是當地男性的傳統配飾，通常有細長的背帶與方形的袋身，

使用時斜向掛在身上，可存放檳榔、菸草、錢等物品。這類小袋大多由女性製作，使用色彩繽紛的線材，運用綴織和纏繞等技法，創造出豐富的幾何圖案，並且在袋口與底部綴以由珠子、動物毛髮組成的流蘇，有時也會搭配錢幣、鈴鐺、貝殼等裝飾物。⁸

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中，用來放置與攜帶個人物品的佩袋也是重要配件之一。本次借展自國立臺灣博物館的阿美族檳榔袋（alofo）（圖 14），其船形袋身使用白色棉質布料製成，

正面以紅、黑色線繡滿了幾何與花卉圖案，細長的背帶上也飾以精美刺繡，並縫綴彩色毛線絨球，下緣裝飾了鈴鐺與碩大的黑白色線流蘇，顯得相當華麗，應是盛會或禮儀活動中使用。這類檳榔袋又被稱為攜物袋，大多是婦女為家人親手製作的，或是女孩送給心儀男子的定情物品。使用時將背帶斜跨身軀，披掛在衣服外側，其袋口與內部空間不大，僅能存放檳榔、煙草或其他小型物品。這類佩袋除了具有盛物的實用功能外，也蘊含相當豐富的文化意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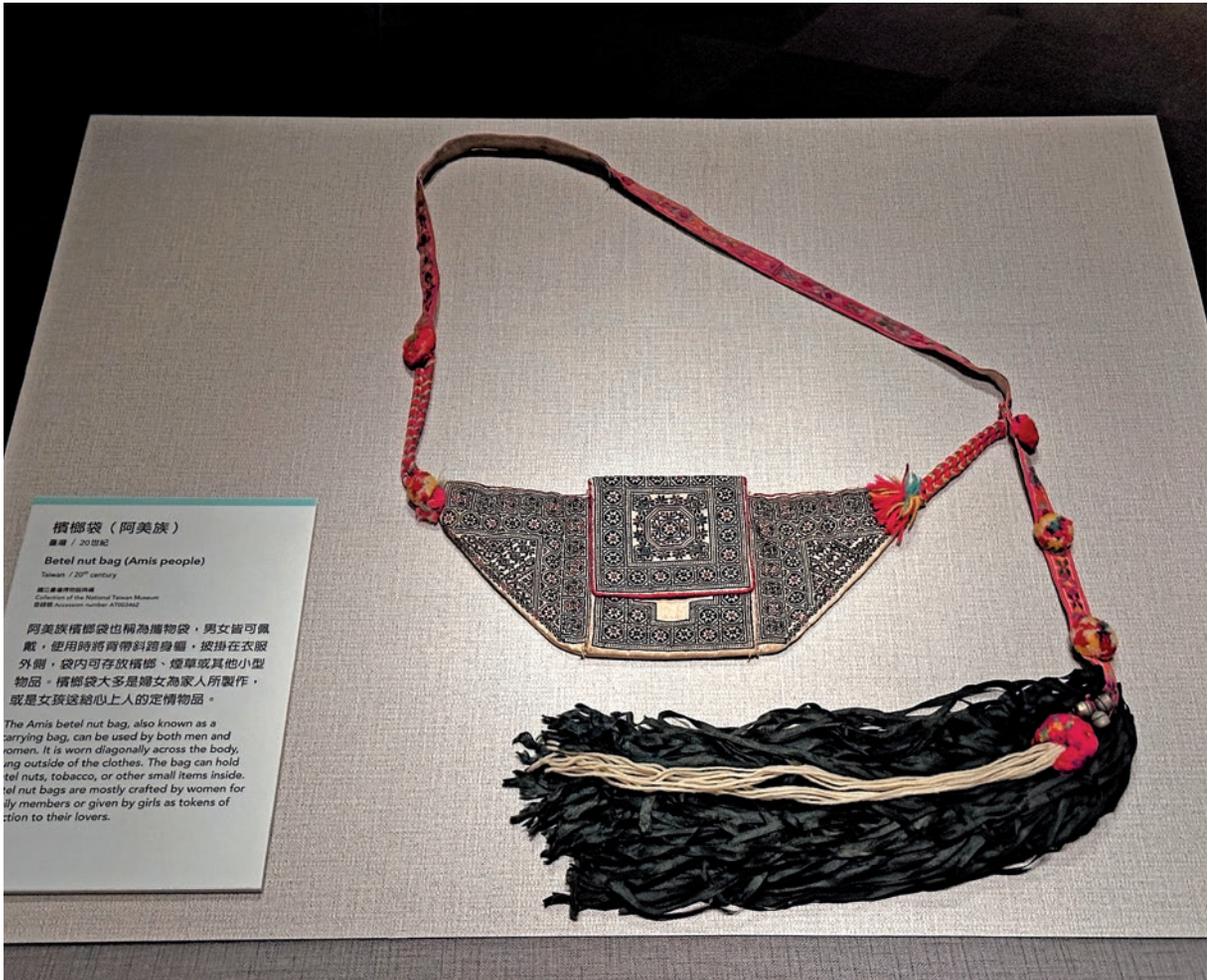


圖 14 20 世紀 臺灣 阿美族檳榔袋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AT003462 作者攝



圖 15 明 17 世紀 獅紋方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13



圖 16 明 16~17 世紀 龍紋圓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25

裝飾與辨識

一、區別群體

人們透過織品服飾的材質、形式、色彩與紋飾等，展現個人特色與文化傳統，並根據自己的身分、職業與場合，穿著符合社會規範的織品服飾，這不僅在內部創造了認同與歸屬感，同時有助於對外識別不同的群體。中國明清時期將補子圖案綴於正式服裝的前胸、後背等位置，以不同的飛禽與走獸代表文武官員的等級，甚至是皇室成員的身分。院藏的明代〈獅紋方補〉（圖 15）是在深藍色絲質面料上，運用金屬線織成一隻壯碩勇猛的雄獅，四周飾以海水江崖紋、流雲紋及如意雲紋，依照禮制為高階武官或親王女婿才能使用。另一件明代的〈龍紋圓補〉（圖 16）則在淺黃色絲質面料上，以多彩絲線與金屬線繡出極具立體效果的五爪團龍，周圍綴以火珠紋、流雲紋及如意雲紋。明代的統治階級確立以龍紋作為皇帝袍服的主要紋飾，這件五爪龍紋圓補很有可能屬於這類服裝上的裝飾。¹⁰

日本古代社會重視階層與秩序，不同的身分與職業群體各有其特定裝束。本次展覽呈現的「狩衣」（kariginu），形式上是一種圓領外袍，有著寬大的袖子，兩袖與袍身並未完全縫合，穿著簡易也方便活動。最初是為外出狩獵而設計，後來逐漸演變為貴族與官員的日常服裝、武士的正式禮服，以及神社神職人員的穿著。院藏〈粟團紋狩衣〉（圖 17）以輕透的米白色絲質羅紋布製成，飾有精緻的小米與卷草紋樣，蘊含五穀豐登、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另一類傳統服飾「袴」（kamishimo），包括成套的「肩衣」與「袴」，二者使用相同布料，因此稱為袴，意指上下同一。在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袴是武士階級的正式服裝，後來也成為平民的禮服。本次展出的袴（圖 18）採用淺藍綠色的硬挺麻布，在肩衣的前胸兩側、後背，以及袴的腰部位置，裝飾了穿著者的家族紋樣，不僅具有清楚的識別功能，也為這套裝束增添了正式感。



圖 17 20 世紀 日本 栗團紋狩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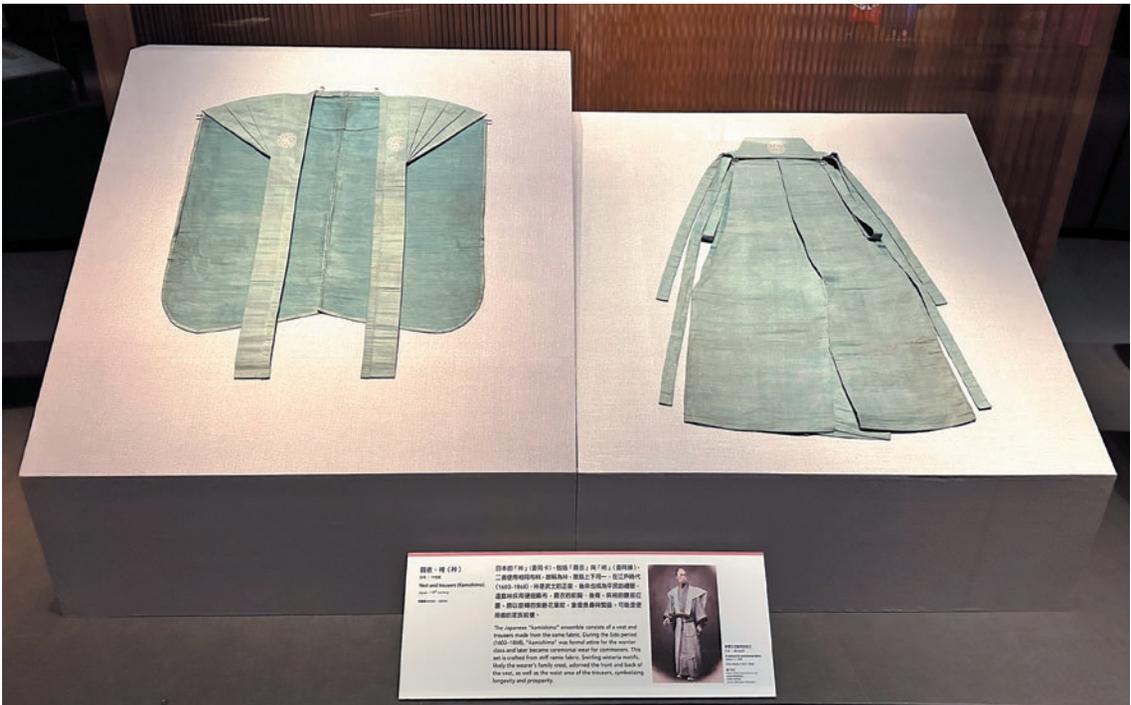


圖 18 19 世紀 日本 肩衣、袴(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983、000984 作者攝

二、彰顯尊榮

對於掌握權勢與財富的人們而言，衣著是展現尊榮與權威的重要方式，這類服裝大多看起來華麗莊重，具有精美的裝飾，材質與工藝都很講究。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印尼群島，上流社會男性會在正式場合穿著具歐洲風格的黑地金線刺繡立領外套，下身則圍裹美麗的蠟染布料，彰顯其卓越不凡的品味與財力。本次展出的〈花卉紋外套〉與〈蘇門紋裙布〉（圖 19）皆來自爪哇島中部地區，前者為黑色羊毛立領外套，在領口、前襟、袖口、下擺等位置，以大量金屬線與亮片刺繡出繁複的歐式花草紋樣；後者則是精美的棉質蠟染布料，其圖案設計為「蘇門紋」（semen），結合了金翅鳥羽翼、須彌山等元素，象徵著高貴、靈性與繁榮。這套原本流行於上層階級的盛裝形式，後來逐漸演變為



圖 19 展場中搭配呈現 20 世紀印尼爪哇的黑地金線刺繡外套與蠟染裙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531、000421 南院處提供



圖 20 19 世紀 敘利亞 幾何紋外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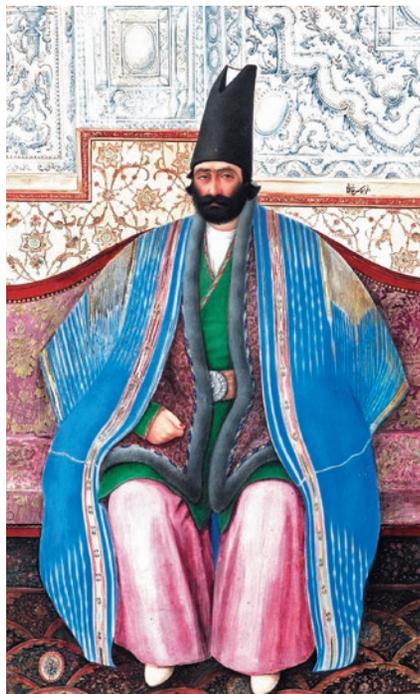


圖 21 卡札爾王朝 約 1851 伊朗高階官員肖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https://reurl.cc/Z9Emop>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2 日。



圖 22 19 ~ 20 世紀 臺灣 泰雅族貝珠短衣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AT000453 作者攝

當地的傳統婚禮服飾，至今仍廣受歡迎。¹¹

在中東地區頗具代表性的男性外袍「阿巴」(aba or abaya)，也經常作為社會地位的表徵。這種寬大的方形外袍原本是生活在阿拉伯沙漠的游牧民族貝都因人 (Bedouins) 的傳統服飾，通常是以粗厚的毛織物簡單縫製而成；後來廣泛流行於中東地區，成為常見的男性穿著，材質與設計也更加多元。院藏一件〈幾何紋外袍〉(圖 20) 以高級的紫色絲綢搭配金屬線，綴織出精緻的幾何圖案，領口及前襟部分還綴以釘金繡裝飾，這類奢華外袍通常是高階領袖的服裝，或作為貴重的外交禮物，受到高度推崇。¹²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伊朗肖像畫中，可以看到王室成員與高級官員披罩著類似的外袍，藉此彰顯

崇高地位與權威感。(圖 21)

在臺灣原住民泰雅族的傳統文化中，以貝珠綴飾的衣著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服裝，也是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本次借展自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泰雅族貝珠短衣(圖 22)，屬於原住民族傳統的方衣形制，由長方形的苧麻布料拼縫而成。衣服上裝飾有紅、白色條紋，表面還綴滿了密密麻麻的白色貝珠串，這些由碑磔貝殼磨製而成的細小貝珠，一般認為是與阿美族人等外界群體交易而來，再由織藝精湛的泰雅族婦女縫綴於服飾上。貝珠衣被泰雅族社會視為極其貴重之物，主要作為禮儀服裝或高級禮物，通常只有身分高貴的領袖或擁有特殊功績的族人才能穿著。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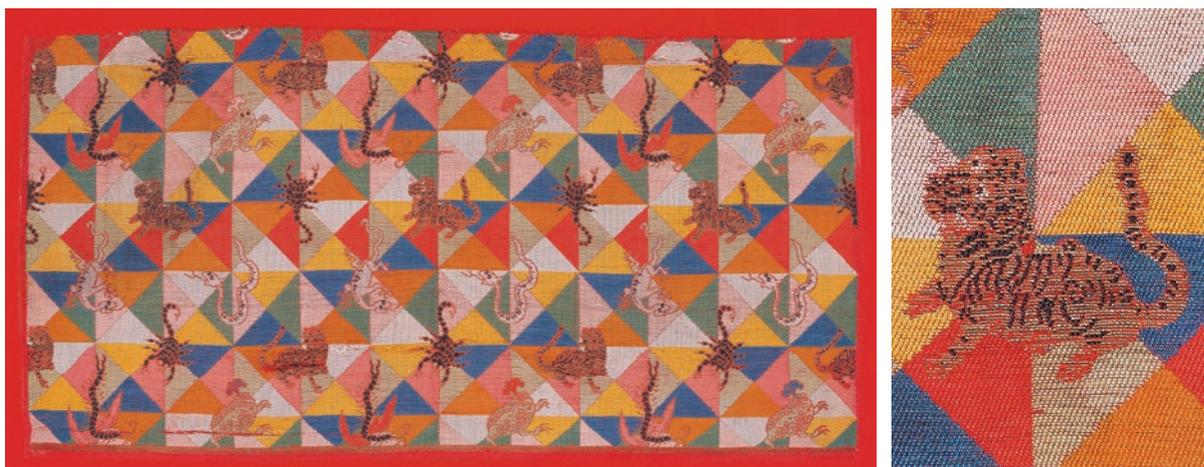


圖 23 明 16 世紀 艾虎五毒水田紋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12

護佑與祝福

一、吉祥寓意

面對生命中的各種未知與挑戰，人們往往會尋求心靈上的安頓與寄託，而織物經常承載著眾人對於平安與幸福的嚮往。織品服飾上的美麗紋飾，有些從生活環境汲取靈感，有些則融入了想像的成分，這些紋樣不僅提升了織物的外觀與質感，許多還蘊含了深刻的文化意涵與吉祥寓意。院藏的明代〈艾虎五毒水田紋錦〉（圖 23）為絲質的妝花織錦，整體設計注重趨吉避凶，底紋是由三角形色塊組成的水田紋，源自僧侶身上穿的補丁衣物，具有避邪的意涵；搭配上老虎與代表「五毒」的蛇、蟾蜍、蠍子、蜈蚣、壁虎等圖案，反映出古人相信猛虎能驅除疾病與厄運。這類布料通常用於兒童服飾，展現了父母對於孩子健康成長的期望。另一件清代的〈纏枝牡丹紋妝花絨〉（圖 24），是以亮麗而鮮豔的絲線織成，在米白色的緞紋底上有突出的彩色絨圈與絨毛，呈現出極具立體效果的纏枝牡丹紋樣。牡丹花被譽為百花之王，散發著雍容華貴的氣息，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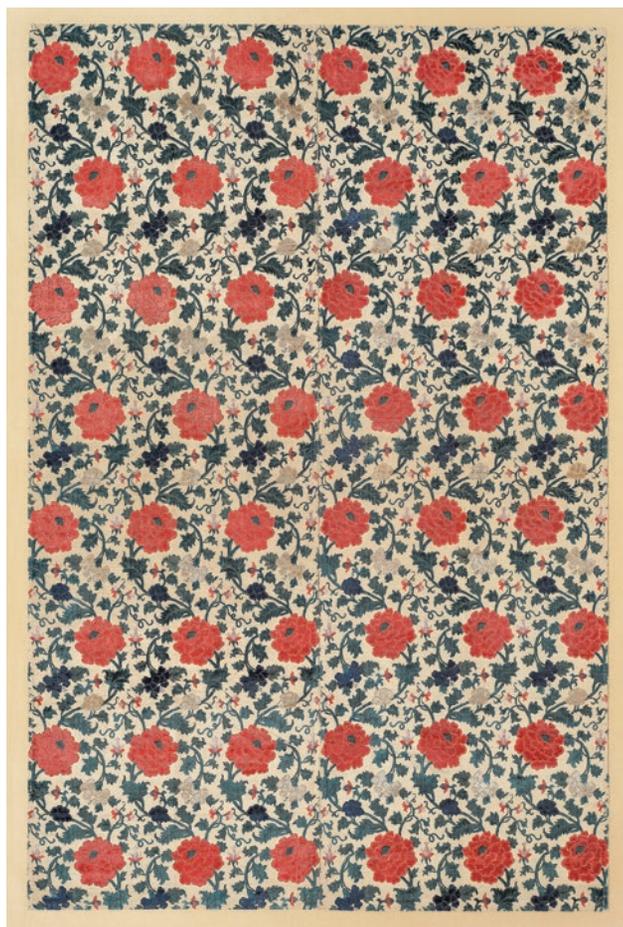


圖 24 清 18 世紀 纏枝牡丹紋妝花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32



圖 25 19 世紀 日本 摺紙紋外袍（打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953



圖 26 20 世紀 日本 蜻蜓幾何紋和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012

繁榮、富貴、圓滿等美好意涵，是深受歡迎的吉祥紋飾。

在日本的傳統織物中，同樣透過豐富多元的裝飾紋樣，傳承著自古以來人們心中的理想與祝願。院藏一件相當華美的女性外袍「打掛」（*uchikake*）（圖 25），袍身布滿各種吉祥圖案，包括紅色暗花緞上若隱若現的仙鶴與梅枝紋，具有長壽與高潔的寓意；精美的紙蝶紋刺繡，其造型源自於禮品上的摺紙裝飾，代表著幸福長久；而在左右胸前、背後及兩袖的位置，則有象徵長青的金色橘紋刺繡，推測是使用者的家族紋樣。¹⁴ 另一件〈蜻蜓幾何紋和服〉（圖 26）是以類似於伊卡技法、先染後織的絁織工藝（*kasuri*）製成，設計上巧妙融合了蜻蜓紋與幾何圖案。蜻蜓在日本被譽為「勝利之蟲」，會朝著目標努力前進、絕不輕易退縮，是勇氣與



圖 27 20 世紀 日本 雙獬牡丹紋被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989



圖 28 19 世紀 印尼 / 峇里 人物幾何紋禮儀用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035

成功的象徵。本次還有展出〈雙獾牡丹紋被套〉(圖 27)，是日本傳統寢具布團的配件，在棉質布料上運用漿糊描繪及防染的技法，生動呈現出神話動物「獾」的形象，其鼻子像大象、眼睛像犀牛、腳像老虎、尾巴像牛，傳說它會吞噬惡夢，讓人們可以安心入眠，被視為能夠祛除厄運與疾病的紋樣。

二、神奇力量

對許多人而言，織品不僅是重要的物質資源，也承載著群體的價值觀與宗教信念。有些織物被視為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夠守護社群成員，甚至成為人類與神靈溝通的媒介。本次展出印尼峇里島最具代表性的禮儀用布「歌靈馨」(geringsing)(圖 28)，在當地語言中意指「沒有病痛與災難」，人們相信它能夠消災與治病。這種棉質布料製作於峇里島東部的登安南村(Tenganan)，採用複雜的雙向伊卡技法(double ikat)織成，須事先將經、緯紗線分別綁紮與染色，後續織造時更須精準對位，方能成功顯現出精心設計的紋樣，包括人物、花卉、建築、幾何紋，也有與當地印度教信仰及神話傳說相關的圖案。由於製作工序繁複，且須遵



圖 29 20 世紀 印尼 / 蘇門答臘 幾何紋禮儀用肩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539

循特定儀禮規範，完成一件歌靈馨往往須耗費數年時間，格外受到人們的珍視，通常作為祭典中對神明的供奉，或是作為禮儀服飾使用。¹⁵

在印尼各個島嶼，還有其他被眾人視為聖物，並受到崇敬與珍惜的織品。院藏〈幾何紋禮儀用肩布〉(圖 29)是來自蘇門答臘島北部高地的巴塔克族(Batak)，當地稱為「拉吉度」(ragidup)，意指「生命的圖案」，為該族傳統織物中最神聖的一類，是由三塊棉質布料縱向縫接而成，左右各一窄長區域，中間較寬部分的中段飾以直條紋，兩端則以加緯技法織入細密的幾何紋，據說可用來預測布料主人的命運。拉吉度在巴塔克族的許多生命禮儀中扮演重要





圖 30 20 世紀 印尼 / 蘇拉威西 幾何紋禮儀用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49

角色，人們相信這種布料具有護佑的力量，能協助社群成員平安度過出生、成年、結婚、生產、死亡等重大關卡。此外，還有來自蘇拉威西島南部高地的托拉查族（Torajans）的禮儀用布「薩禮塔」（sarita）（圖 30），常見形式為長達 5 公尺以上的窄長棉布，運用類似於蠟染的防染技法，在布料上綴滿各種螺旋圖案與幾何紋，其間穿插人物、動物、植物、生活場景等元素。托拉查人會在各種宗教儀式中使用薩禮塔，有時懸掛於屋牆或杆柱上，有時則作為禮儀服飾，也可以用來覆蓋死者或妝點祖先雕像，是具有多元功能的神聖織品。¹⁶

小結

本次故宮南院織品常設展的全新換展，嘗試從實用功能、社群關係、精神象徵等面向，探討亞洲各地多彩多姿的織物傳統，同時凸顯出織品服飾如何在不同層面回應人們的需求與盼望。期待觀眾在參觀之後，不僅能更加認識故宮南院的織品文物典藏，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主發掘，並感受織品多層次的功能與意義。

本次展覽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慷慨出借臺灣原住民族織品文物，使得展示內容更加豐富。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本文所稱「家飾」，指的是室內空間中可移動的配件與裝飾物，包括窗簾、掛飾、地墊、毛毯、桌巾、陳設品等等。
 2. 有關中國裁絨毯之基礎介紹，參見苑洪琪、劉寶建主編，《故宮藏毯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71-275。
 3. 關碧芳、蔡旭清，《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104-105、322；黃韻如，〈穿上亞洲——織物的交流與想像〉，《故宮文物月刊》，432 期（2019.3），頁 48。
 4. Mary Hunt Kahlenberg, Valérie Bérintain, Mauro Magliani, Zaira Mis and Marcel Mis, *Asian Costumes and Textiles: From the Bosphorus to Fujiyama* (Milan: Skira, 2001), 82-83, 116-119.
 5. 關碧芳、蔡旭清，《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頁 164-165、321。
 6. Ruby Clark, *Central Asian Ikats: From the Rau Collection* (London: V&A Publications, 2007), 23-25, 30, 74-75.
 7. Nasreen Askari and Rosemary Crill, *Colours of the Indus: Costume and Textiles of Pakistan* (London: Merrell Holbert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V&A Museum, 1997), 17-20.
 8. Mattiebelle Gittinger, *Splendid Symbols: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The Textile Museum, 1979), 179-183.
 9. 有關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之阿美族檳榔袋，見該館典藏查詢資訊系統：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WMSMPM2（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7 日）；另參見許功明，〈阿美族配袋之形制分布與功能變遷探討〉，《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9 期（2005.10），頁 1-38。
 10. 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龍紋圓袖，見典藏資料檢索系統：<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Textile/Content?xid=40&Dept=X>（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3 日）；另參見林莉娜，〈明代帝王坐像團龍紋飾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460 期（2021.7），頁 82-98。
 11. 黃韻如，〈穿上亞洲——織物的交流與想像〉，頁 44-45。
 12. Deniz Beyazit, "A Renowned Reputation: Syrian Dress and Textiles from the Late Ottoman and French Mandate Periods," in Blair Fowlkes Childs, Emily Handlin, Michelle Yun Mapplethorpe eds., *Stories of Syrian's Textiles: Art and Heritage across Two Millennia* (New York: Scala Arts Publishers,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Katonah Museum of Art, 2023), 63-64.
 13. 有關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之泰雅族貝珠短衣，見該館典藏查詢資訊系統：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LMRMGMPM2（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7 日）。
 14. 日本女子美術大學美術館（Joshibi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Art Museum）典藏有類似之摺紙造型蝴蝶紋樣打掛，參見該館網站：https://jmapps.ne.jp/jam/det.html?data_id=799（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另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亦藏有相近主題紋飾之打掛，見該館網站介紹：<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5607>（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13 日）。
 15. 邱士華，〈無災無痛——故宮新藏巴里島儀式性織布「歌靈馨」淺介〉，《故宮文物月刊》，308 期（2008.11），頁 96-102；Mattiebelle Gittinger, *Splendid Symbols: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 146-149.
 16. Mattiebelle Gittinger, *Splendid Symbols: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 95-101, 202-204.
-